醫生考古學家

・魏登瑞博士
・步達生博士

離北平不遠有座鷄骨川，離山不遠有座不高而圓圓的龍骨山，這些山的名字，可能就暗示着在看不見的地底下會蘊藏着些什麼東西，因爲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稱「化石」爲鷄骨或龍骨。這兩個山名的線索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它引導着科學家們找到一項重大的發現，並使人類發展史研究方面獲得曙光。

安德生博士 Dr J. G. Andersson 是一位瑞典地質學家，民國三年到北京爲中國政府作礦務顧問，他是中國化石研究的創始者，當時中國人只是把古代動物的骨骸當藥材看。

當安氏與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開始作有系統的中國古生物學研究的時候，最初人們並不發生太大興趣，因爲中國人就怕破了風水，而風水直接影響祖塋——不管是那一代的祖塋，所以發掘工作一定要運用最大的機智才行。

安竺斯氏 Roy Chapman Andrews 在他著的「拜見你們的祖先」一書裡曾提到一件關於安氏挖掘化石遭遇困難的故事：挖掘工作開始不久，就有一個既高大又憤怒的老太婆跑來，一屁股就坐在挖掘的坑裡，阻撓了整個工作的進行，無論怎麼勸解，她老人家也不動。安氏用盡了方法勸說，結果完全失敗。他因此想起一個頗爲可笑的招兒，乾脆借了把雨傘替她老人家撐着遮太陽。那知這樣一來反使她的哭號聲更大。這位地質學家於是把照相機掏出來，對這位老太婆說：她老人家一定願意把她坐在坑裡的模樣兒留張照片。

她對照相機的反感尤過於維護風水的情緒，老太婆怒氣冲天，喊叫着由坑裡一跳而起。安氏在技巧上是贏了這一杖，但這位被趕出坑的老太婆一直還是哭鬧不休，於是這位地質學家的中國助手們勸他乾脆罷手不要幹了。

安氏就轉而注意鷄骨山，由這名字就可看出，很早以前就知道是埋藏化石骨骸的地方。有一天，他和兩位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去察看挖掘地點，有一個鄉下人拿了幾塊化石給他們看，並說這些化石不是這裡的，他願意到那邊指給他們看更多的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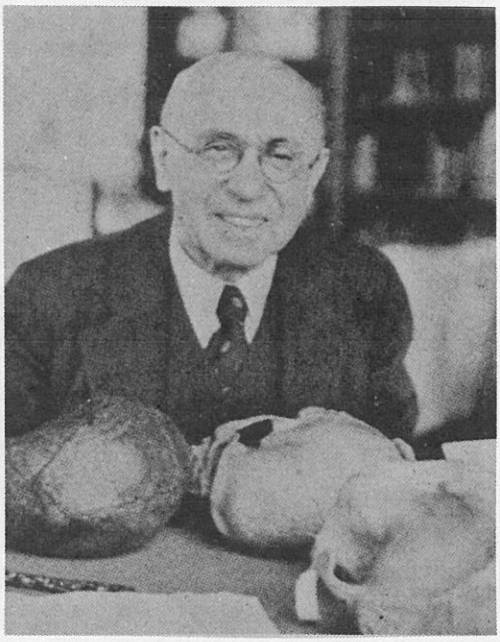
他帶他們到另外一座山，離一個叫周口店的村子不遠，中國人一直稱這山爲「骨山」，單憑這名字，這情況，和地層等諸般條件，安氏馬上認爲這地方很有挖掘的價值。

第二次來察看的時候，安氏檢到幾片石英碎片，這顯然不會屬於當地地層裡面的東西，僅能由過去的人類帶來的；對於一位地質學家來說，這些徵象可能屬於早期的石器。

上的石頭，安氏做了一個頗足興奮的假設「就在這底下會有原始人躺着，我們所要做的是如何找到他。」

另一位瑞典人則丹斯基博士 Dr.OHO. Zdansky, 曾經同安氏有一次到這山裡來過，做些初步勘察的工作。在他觀察這成層的沉積岩時，使他非常驚訝的是一下就碰到兩顆原始的牙齒，尤其驚訝的是看來似屬人類





上左，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教授步達生，他是鑑定北京人的第一個人。
上右，魏登瑞，他是潛心研究北京人的著名解剖學家和人類學家。

的，他加了標簽稱爲「人類，屬不詳」（ Homo Sp? ），並且在民國十五年十月廿二日，當時歡迎瑞典王儲（就是現在在位的瑞典王古斯塔夫——他也是古生物學家）蒞臨北京的大會上宣佈這項新發現。

這個報告當時引起興趣的僅限於科學圈裡的人們，這兩顆牙齒雖然可透露中國境內有史前人類發現的消息，實際難以驚動報界的聽聞；固然他們對所謂「失去的一環」的故事並不漠視。但是科學界特別要提的倒是一位在北京的醫生，他專程到中國來找人類原始線索。這個消息，很使他感到興趣和興奮，因爲這兩隻磨損的原始人的臼齒，首次明顯的告訴我們：喜馬拉雅山以北亞洲地區裡有早期人類存在的可能，也是在這廣大地區中的第一個線索。這位醫生就是步達生博士。

DR.Davidson Black

Black 是當時北京協和醫學院解剖學教授，同時也是對人類種族史有很高的興趣，致力於彌補早期人類史記錄中的缺失工作者之一員。步氏是加拿大人，一八八四年七月五日生於多倫多州，在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當學生時，他對人類解剖學的興趣很濃，特別是神經解剖範圍，這工作使他對生物學引起了很大的興趣，獲得醫學的學位以後三年，他又重新回到大學從頭讀起，終於得到生物學士的學位。

一九一四年他到歐洲去從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史密斯 G. Elliot smith 及德國人類學教授學習，當步氏到英國撒斯特時，史氏正從事所謂「皮爾特當人」 Piltdown Man 頭骨的復原工作。

步氏開始鑽入這個問題圈裡，從這時候起，人類的原始與早期進化問題遂在他腦中佔了首要的位置。這項追求也與他所喜歡的諸如探險，發掘，地質學，解剖學等都可併在一起。因有一個朋友談起：目前正有一個機會，很值得步氏全副精力去發展，他立刻就機警地採取了行動。

步氏有個想法，認爲人類一定是由亞洲發源的。當協和醫學院聘他爲神經學和胚胎學教授的時候，他十分樂意地接受這個位置，因爲這使他能有探尋人類史的機會。來中國以前，他第一個行動就是儘量找全了有關原始人類化石的重要的複製模型——如哇原人以及其他原人等。

起初很少人對於跑到亞洲去找人類早期祖先的行動表示興趣，終於他弄到少數的錢跑到熱河的洞穴和灤河的沿河臺地上去找化石，但是一無所獲。

以後步氏又跑到暹邏，因爲他想早期人會由南方移到中國的，這次他也沒有什麼收穫。

安氏帶着這兩顆使人頗爲興奮的牙齒從龍骨山直接跑到步氏那裡，步氏看了認爲是屬於人類的牙齒，而且出奇的古老，於是他再盡最大的努力以推動對龍骨山的科學發掘的工作。他將這件事吹噓得那麼動聽，於是美國羅氏基金會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供給用以深切研究周口店地層的經費，也可算是特爲發掘人類原始而組成如此完全科學裝備的發掘團的第一次。

在另一方面是取得中國政府的地質調查所完全的同意，中國方面當然要維持其地主權，並且應保存所有採得的標本，發掘團要協同研究與描述工作，卜林博士 Dr. Bolin 由瑞典請來督導田野工作，總提調是步氏主持。於是龍骨山的發掘正式開始，第一鏟子動工於民國十六年四月。這山位於北京城西南約三十七英里，是一座圓圓不高的小山，坐落在一處平平的岩石臺地之上，環抱於美麗的北京西山廣翼之內，裡面藏有八大處名勝與門頭溝煤礦及採石場的設備，這景色是頗爲壯觀的。

發掘工作開始是先從龍骨山向谷的一面削去一部份，新開出來白白的石灰石表面，使得光光的禿山越發顯得發紅，因爲這個山區是屬於中國的一個紅土區。

下山不遠有一處住家疏散的小村落，稱爲周口店；過了村子，伸延着廣大的河北平原，跨越平原有京漢鐵路經過，和許許多多像被大車壓過的

深溝似的黃土大路，不時有揹載的駱駝，叮鈴噹　的慢步走向北京城。

在久遠久遠以前，向下流的地下水將石灰石溶解了，使龍骨山造成許多洞穴、縫隙、和水道，連人帶獸，如那兩個奇異的牙齒當作指示的話，都會避居並且生活在這比較安全的處所中。但是自然無時不在變化，洞穴時常會塌垮，洞穴的頂硼垮的時候，就有碎石及地下水帶來的沉積物，滑進來的土石將洞穴又塡塞起來。

有的充塡物變硬了，常變得非常結實堅硬，堅在那裡像堵「岩墻」似的，甚至四周的石灰石風化蝕去或被人鑿去，岩墻仍留在那裡，所以我們現在稱爲「洞穴」的，在民國十六年開工時的外貌看起來只是一座山，裡面旣深且高的陡崖而已——原來洞穴的大小約爲一百五十呎寬，一百五十呎高及五百二十呎深。

開鑿堅硬的石頭是很難的，一定要鑽孔和爆炸，多少噸石頭要搬運開，而且這些都要經過節選，爲的是可能碰到零碎的牙齒或小骨頭混在裡面。

岩石開採的困難，對周口店發掘工作者來說，遠不及他們所遭遇到其他種種的阻礙與危險。民國十六年的夏天，北伐初期打倒帝國主義及反抗洋人的怒火遍燃了中國各地，當時華南頗受赤俄間諜頭子鮑羅廷和他的宣傳機構的煽惑，中國軍隊佔領了漢口的英國領事舘，南京曾發生搶掠和殺害洋人的事件，每天都有搶殺越來越厲害的壞消息。

接着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並且洋人方面有這樣一個傳說，如英國軍艦與隊伍到達上海，則會引起大規模的屠殺，安竺斯氏那時正在中國，曾對當時的挖掘工作描述：「整個看來是頗爲提心吊膽的氣氛，但科學探索的工作仍在進行不息。」

第一季的工作計劃是預備到十月十九日爲止，可是這一期間什麼早期人類的痕跡都沒有找到，當然是有些失望了。可是在十月十六日卜林氏找到一顆人類的牙齒鑲在露地的頭骨上，這次發現離以前找到的兩顆牙齒的地點不遠。

卜林氏趕緊帶着這新發現的牙齒到步氏那裡去，在路上他曾被兵大爺攔住過十多次，這些丘八絕不會想到他的口袋裡懷着科學上的無價之寶，快天黑前，他到了步氏處，而這時正是這位醫生工作最有勁的時光。很久以來，步氏認爲他工作最好，思想最清楚的時候是在夜間，每當日間醫學院的例行公事完了以後，他習慣於在夜裡專事研究人類與在這兩段時間裡，他只能略睡片刻。

就在這個使人興奮的晚上，步氏和卜氏專心致力於這個牙齒直到東方旣白。這大約是一個八歲孩子的第一臼齒，確是屬於人類的。這位醫生將這個牙齒與他過去收集的近代中國孩子的牙齒，大猩猩的牙齒，皮爾特當人的牙齒，尼安得薩爾人的牙齒都作過比較。

這顆牙齒在主要特徵上與其他牙齒完全不同，所以步氏決定是屬於一個新種，正像爪哇原人一樣的明顯。

僅根據這一個臼齒，他發現古人類學上的一個新種，並命名爲「中國北京人」 Sinanthropus Pekingensis (China man of Peking).

不久報紙上宣佈「北京人」的發現，步氏這時正預備回到美國及歐洲去渡假，得到地質調查所的同意，携着這顆十分寶貴的牙齒，預備與其他專家商討，同時爲爲了在任何情形下不致遺失起見，將這顆牙齒特別裝在上裝背心口袋的一個小盒子裡，用鏈子拉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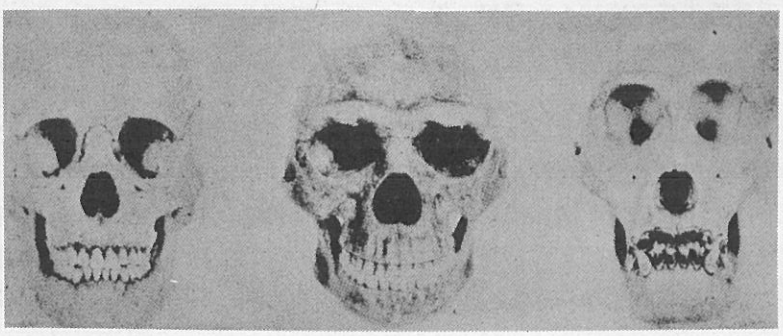
這顆小小的棕黃色的牙齒確使歐美研究進化的專家們發生興趣，但他們還是態度謹愼，不敢僅依這小小牙齒的根據，就做誇大的立名分類。

步氏回到周口店的時候，春暖花開，周口店的挖掘又動工了，就洞穴內地層看來，似乎可以分成十層。在民國十七年的工作季中，挖到幾個富含化石的中層。

從這些層裡挖到一個成人下顎的石半，還有三個牙齒在一處，一個孩子的下顎部份，幾個骨頭碎片，後來又找到二十幾個牙齒。那一季挖到的五百七十五箱的標本裡，有數量龐大的獸骨化石，使得周口店毫無問題的成爲全世界研究早期人類資料最重要的採掘地點之一。民國十七年所尋得的發現物，已足證明步氏過去認爲北京山麓能找到一種新形態的人類的大胆假設是不錯的。

民國十八年的工作季中，周口店又找到一項有價值的材料。因爲豪雨的關係，工作曾受到了阻礙，工作者急切趕工到秋季，十一月間的天氣會冷得要命，無法作活。

工作預備結束的時候，裴文中博士直接管理挖掘工作。卜林氏因參加新疆的一項探勘工作不在，裴氏在一個岩石縫隙的盡頭挖開了兩個洞穴，他的助手用繩子將他的腰栓起，把他繫着放到第一個洞底，雖然洞內看來頗有興趣，可是沒等到更進一步的探



下，女性北京人（中）跟雌黑猩猩（右）和現代中國人(左)的比較

掘，他就進了第二個洞，那時已經是快天黑了。

第二個洞底堆了一堆碎亂石頭，裴氏隨意的翻翻，突然間，在他掃開鬆鬆的土石的時候，有一個難以令人置信的東西顯出，那是一個完整的頭骨，一部份被鬆砂掩蓋着，另一部份夾在硬的「上水石」（ Travertine，一種由水內沉澱物積成，孔隙甚多的岩石）裡面，啊！是中國原人的頭骨呀，裴氏立時把這值得大書特書有價值的消息，拍電報告訴了步氏。

第二天是十二月二日，這個頭骨和它包圍了多少年來從未碰過的石頭整塊的挖出來，第二塊比較小一點，其中包含了些小塊骨骼也同樣的挖出，裴氏並將附近的一個完整的犀牛的頭蓋骨來出來。

裴氏和他的助手們非常小心的將這中國原人的遺跡，抬到了他們的工作站，再用中國棉紙一層一層的包起來，以免運往北京時震動損壞，最後用布塗了漿糊整個包起來。

天氣太冷，自己作的漿糊頗不容易立時就乾，在包裹鬆軟的情況下，運這無價之寶上路，裴氏又不敢冒險，於是他點了三個大火，慢慢的把它烘到又乾又硬，最後在十二月六日才將這個頭骨運往北京。

步氏當然是最最高興的人了，凡是他所希望的，所夢想的都實現了，雖然對這中國原人的幻想，當第一次發現牙齒的微弱證據時就假定他是存在的了，這位興奮萬分的醫生禁不住要將這驚人的消息暫時秘而不宣。

第二天晚飯的時候，安竺斯接到步氏的電話，他聽到對方說：「老安，我們找到了一副頭骨，是裴博士十二月二號找到的。」

用不着再解釋是什麼頭蓋骨啦，安竺斯氏一聽到就明白，只會是「北京人」的，他和一些其他朋友立時開了汽車，奔向步氏的研究室去。

安竺斯氏的回憶錄上說：桌上擺着這個五十萬年以前的人類的頭骨，是全部人類進化史程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這個人活着的時候，雖然無足輕重，但他死後，成爲化石，其意義就太深遠重大了。

這兩個人站在那兒研究這副頭骨，認爲是想像不到的完整（只是面部缺失）。這時，著名的早期人類的研究者法國的德日進神父也來了。

爲慶祝這個重大的值得紀念的日子，安竺斯氏作東請客——那眞算得是一個國際性的宴會，足以象徵「北京人」的世界性。一共有八個國家的專家參加，瑞典人、美國人、中國人、加拿大人、德國人、法國人、俄國人和英國人，吃猪脚和酸菜，喝啤酒，慶祝「北京人」復活人間。

正式向世界宣佈是在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廿八日，由中國地質調查所的一個特別會中舉行，這時候不會再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了，消息立即播揚到世界各地。

關於這項發現的初步消息，步氏說：從外型及骨殼的脆性上看，這個頭骨大概是屬於一個未成年的原人，並且表示這頭骨較諸爪哇原人爲普遍及進步的一類型。

下一步驟是要將「中國原人」從緊包着的「上水石」裡剖解出來，這手藝必需是很細緻，也是很費工夫的。用一種線鋸一公分一公分的鋸下來，直到一個完整的驚人的頭骨顯露在面前。

達到這個階段，研究這項在北京附近的發現及繼續發掘工作等，顯然是十分重要，並且刻不容緩的組織也必需擴展了。以羅氏基金會經費的資助，「新生代研究室」成立了。置於中國地質調查所管轄下的一個部門，同時調查所也正式命名發現地爲「中國原人山」，希望永誌不忘。

步氏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坐在這所新辦公室裏，和一位來客說：「天底下居然有這種事，人們會給你錢，讓你做朝思暮想着要做的事。」

掘出的材料陸續不斷的運來了，不只是由頭一個洞來的，還有由這山的別處挖來的。周口店運來的幾百箱石頭化石與其他的東西是太多了，只能先從分類與簡單的研究上開始，可是在這堆材料中又找到另一些頭骨的碎片，這些碎片是未經擠壓過，而使一般人類學家更爲驚訝的（因爲他們照例很固執的不贊成勉強瞎湊）是居然能將碎片接得天衣無縫，這是他們湊成的第二個「中國原人」頭骨的頂蓋及下顎的一部份。

地質調查所又召集了第二次的特別會，於民國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宣佈第二個頭骨的發現，引起了普遍的興趣，開會時曾有意外擁擠的聽衆，專爲聽步氏的演講及借機會參觀第二頭骨的盛況。

步氏幾乎是每天晚上都在研究室裏通夜工作，組織，設計，將發現的任何零星半點都詳加記錄，製造模型，畫圖，攝影。僅在中夜裏稍爲停頓，作一短時間的散步，休息，或到小食店裏去吃東西。白天的時候設法小睡片刻。還有一件干擾他的事，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類學家都不遠千萬里而跑到北京來，想恭逢龍骨山之盛，步氏不亦樂乎，他不辭而勞瘁的親自領導他們到現場去參觀。

步氏是一個瘦子，臉形瘦削，但是精力充沛，工作熱烈，會使人們想他的精神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當他還在高中的時候，乘了獨木舟，帶了乾糧，一直划到赫德孫灣的荒野去，當地的印地安人叫他「小白耗子」，因爲他靜如處子，動若脫兎。

有一天他在周口店爬山的時候。突然感到心跳的不對勁，以後又來了一陣，步氏未對助手們說明當時心臟情形的嚴重；他臨終前的幾個星期，還在整理他所經手的事務和計劃下一年度周口店的工作。他的死亡是非常突然的：他俯在工作桌上，誰也不曾

打擾地就死去了。

這位曾見證並領導周口店大發現的科學巨人的喪失，眞使人們驚訝得口瞪目呆。不論公私，凡和他在一起的人們，都深致哀悼。地質調查所特別舉行了一項紀念會，到會的人皆唏噓落淚。所方爲了紀念步氏，曾替他特刋一個專册。

羅氏基金會費很長的時間，並且很謹愼的考慮繼任人選，民國二十四年，得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同意，特聘一位解剖學家兼醫師的魏登瑞博士 Dr. Frans Weidenrich繼續進行步氏未完成的工作，他的名義是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特聘解剖學教授及新生代研究所榮譽所長，他原任芝加哥大學特聘解剖學教授。

這位新來研究「中國原人」的領導人是一八七三年六月七日生於德國艾典扣賓城，曾在若干大學裏研究醫藥及其他有關科學，一八八九年獲斯特拉斯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一九〇四年任該大學解剖學教授，對血液—淋巴腺系統有很高的成就，由這興趣導致他對於血脈流通組織，肌肉及有關組織如筋，韌帶，軟骨，骨骼以及牙齒等的研究，更進而研究頭骨，下顎，以及全身的骨骼，了解人體結構的意義後，最後走向進化研究的路程，至一九一四年，魏氏已發表科學論文五十五篇之多。

他不僅是實驗室中的一位好科學家，同時他也熱心參加政治活動，曾任斯特拉斯堡市議會議員，當選爲阿爾薩斯，勞蘭區民主黨的總理，第一次世界大戰緊張的期間，這些都是很不易做的職務。戰後法國重佔阿・勞區後，自然魏氏在大學的位置是被取消了，直到一九二一年他才回到大學圈裏，任海得堡大學解剖學教授。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將要爆發之前，魏氏完成了關於猿猴類的骨盆骨、無名骨的變化與直立行動研究的一篇重要論文，認爲足部就解剖學的觀點看，也是進化史上有顯著重要性的一部份。魏氏從大猩猩類能彎曲把握東西的脚部追踪進化的發展，這篇詳確高深的科學論文，其中有很多處與達爾文，赫　黎兩氏之說不盡相同，他認爲人類是古代一支「似人類」 Anthropoid 的後裔而非猿猴漸變成的近代型態。

一九二八年魏氏被聘爲法蘭克福大學人類學教授，他任職直至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專權，因爲他是人種學與人類組織起原與發展學的權威，但不願發表傀儡言論，因此很早就被這個主張虛妄的種族優越感的政權所摧殘驅逐了。

魏氏以六十二歲之高年來中國重新開創他的學術園地，這位老先生個子不高而身體健壯，那份精神旺盛永





上，右邊用繩子圍繞的地方，是發現北京人第一號及第二號頭顱的所在。

右，在周口店掘開的土坑，顯示出沉積物的深度。

下，取出第三號頭顱的最後階段。



無停滯的勁兒，正和他前任的步氏一樣，在年青的時候，就非常喜歡爬山，曾經很敏健的爬過阿爾卑斯山的許多山峯，在周口店挖掘地點攀登，還是和以前一樣的輕快便捷，那光光的腦袋在工作地中的活動，一下就會認得出是他來。

兩次因政治上的紛擾而顚覆了他整個的生活，這次再回到學術界來，並未影響他的思想和態度。魏氏是位愉快，歡笑，不論對家庭與朋友都是非常熱誠的人。

他來到中國不久，就着手於「北京人」有系統的研究，連續發表這些論文：「中國原人齒形」「中國原人盡端骨骼」「中國原人之頭骨等」，都是透澈的分析與科學的推論，最後一書的厚度，就和一百萬人口城市的電話簿一樣的巨大驚人，他由各方面考慮所得的主要結論與步氏的意見頗相一致，就是：中國原人雖爲原始性，但絕對屬於眞的人類。

爲什麼確定「中國原人」屬於眞的人類呢？依魏氏的意見最要緊的是：因爲他能用兩條腿走路，大猩猩和人類一樣有兩隻手和兩隻腿，但只有人才能直直的站起，並且只用脚爲行動的工具；魏氏又說：大猩猩不論站或走，永遠四肢居於同等地位的，換句話說，手也只能算做行動的工具，除了一些人和猿相類似的表現外，我們甚至可以作這樣大膽的假設：行動態度的改變與因行動而影響身體內機構的發育，可以視爲由人類的前輩進化爲人類形態的一項主要特徵。

「北京人」和他的近親「爪哇人」都是依「人」的形態行動的。

魏氏極重視「北京人」的牙齒，他沒有像大猩猩一樣有既大又突出的犬齒，第一臼齒的齒冠也沒有尾端尖銳得像刀子似的，和上犬齒併合起來像對剪刀似的等等特徵，「北京人」的牙齒大小、形狀，和咀嚼東西的方法，完全和人類沒有區別。

「北京人」牙齒排列的弧形曲線也是另一種顯著的特徵，和人類近代齒弧形狀相近相似的。大猩猩的牙齒排列幾乎像兩條平行線而人類則形成一個寬弦的曲線，中國原人的曲線稍瘦窄，似乎是向寬弦曲線發展的過程中。

「北京人」進化爲所謂標準人型的最後證據，可見於頭骨發展方面，魏氏將大猩猩，中國原人，近代人這三種頭骨排列成一個非常顯著的比較等級，大猩猩實際上沒有前額而有一個長形的方下顎。中國原人的上額開始向上隆起來，下顎也向後退了，近代人的前額與整個頭顱長得就像個氣球一樣圓滾滾的，下顎向後退得更厲害了。

我們再看一看後腦勺，這三個頭骨更戲劇化的顯其差異，大猩猩後腦勺的頭是短短的，看來有點像男人剛剃完頭一樣，中國原人頭蓋骨向下延長並且圓圓一直到頸子，而近代人更圓得看起來簡直就像個球了。

中國原人的比較高而圓的腦袋裡所容的腦量約爲一千公分，比現代人的腦量平均少四分之一，而與大猩猩比較起來則頗爲顯著，因爲後者僅爲平均四百五十公分而已。

和近代人比較，「北京人」腦量如此之小，是否能趨近於人類的智慧呢，這是值得爭辯的一個問題，有兩點是頗值得注意的：一、是否腦量大小直接影響智慧？二、是「北京人」曾否表示曙期人類智慧的痕跡？

魏氏由事實找到的證據，遠勝於堅認腦量是思想能力指數的成見，若說腦量是智慧的衡量數據，那麼象腦重五千公分，鯨魚腦量重一萬公分就應該領導羣牲了吧。但還須注意其他條份件，如鯨魚之腦量雖大，而實際僅佔全體重八千五百分之一，而近代人的腦量則每一公分都配合四十四公分的體重。

我們且不必自滿人類腦量比率特別大和生來的優越條件，魏氏又指出這個條件也是頗不可靠的。就說南美洲的長尾猴吧，竟超過人類，平均爲一公分腦量配合十七・五公分的體重，所以魏氏後愼重的說：不論腦量大小的絕對值或相對值都不足作衡量人類或獸類智慧的標準。

這位解剖學家又說：「北京人」的智慧——他的意思也是指所有人類的——要找衡量標準的話，文化產物爲智慧衡量惟一的信物，但也並不完全可信，可是如連這些都缺乏的話，我們將無所適從了。

以「北京人」的情況來說，確有文化產物的遺留，由龍骨山的洞穴裡，可以找到許多「北京人」用的工具和用火的證據。

充塡於洞穴裡散亂碎石堆中，有許多層含有幾千塊斫鑿過的石器，僅一個洞內就能尋得兩千多件原人的工具——扁平的石鑿子，削成形去了邊角的卵石，及專爲清除獸皮的刮刀石等。

這些石器都是很粗糙的，大約他們只是做成適於手握便於應用而已，談不到修飾和美觀。但洞內的石器可能是「北京人」視爲較珍貴或經挑選的一些，因爲有許多種石器是在洞外從未發現過的，還有許多化石骨類也可以看出曾經修整成形與用爲工具的痕跡。

一層黑色軟軟的地層，其中夾雜着些燒過的木頭和骨頭，可以告訴我們，「北京人」曾經用火的秘密，用不着什麼化學分析就可以證明這些地點以前是舉過火的。而取樣化學分析的結果，也證明無訛，有些在遠古燒成木炭層之下的紅色或黃色的泥土——可能就是當初的坑灶，「北京人」當年是舉火熟食的。

再從四周一堆堆的骨頭來推想「北京人」所吃的東西，還是蠻不錯的。鹿肉一定是他們最喜歡吃的，因爲遺骨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屬鹿的，也有

野鹿，大角羊，毛象，駱駝，野牛，鴕鳥，還有河棲的水獺，水牛等。尤可注意的，以上所說骨頭與現生種，迥然不同，幾乎都是很早就絕跡的種屬。

離大洞不遠並低於最低一層約二十英呎，找到一處可能是當初「北京人」的垃圾堆，一層有幾寸厚碎石碴子，內中有成千上萬的果核殼，碎骨屑，石屑結得緊緊的，果核殼都是屬樸果的，樸果就像現在吃的野櫻桃樣的大小。

依生活用火及用工具的形成式來看，「北京人」應有資格列爲人類了。

龍骨山另外供給一線曙光，那是人類邁向文化大路的跡象，「北京人」在北京西山消滅的若干年後，另外一羣人又搬進了龍骨山的另一個洞，好像是當「北京人」活動的時候，這洞還進不去的，其後若干年後，石灰石才被溶蝕成爲這個洞。

民國二十年，這口上洞剛發現時，洞內景象頗爲驚人，看來像一家好幾口人一下就死在這洞裡似的，每一個頭骨頂上看來有一個圓孔，另一個是有裂痕的，顯然都是被一鈍物猛擊過。

其中有一個被害者，大約年歲在六十歲以上，在那年頭，這是很難活到的歲數，一個年青的男人，兩個年青的女人，一個剛成年的，一個五歲的，還有一個嬰兒，都屬於這悲劇內的一羣。

有幾樣用具飾物散在周圍，用具很少，那些用具少的程度，極像出門上路的人所能携帶的一樣，其中有用骨頭作的針，磨得光光的鹿角，還有項鍊上的幾顆珠飾等。

洞內幾乎完全充滿了難以數計的獸骨化石，任何一處，一堆一堆的可以找到幾千個野兎的骨頭，幾千個「西卡」鹿完整的下顎骨，幾千別種鹿，虎、熊，土狼，鴕鳥等完整的骨骼，土狼，熊與鴕鳥都代表久已絕跡的種類，還有虎及其他幾種是在亞洲此地早已不見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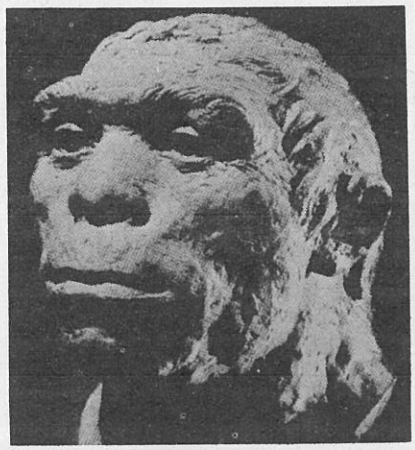
這個上洞與其被害暴斃的住戶的年代，經地質家認爲屬上古石器時代，依文化程度，大約可以比作二萬到十萬年間歐洲那邊居住的人類。

竟然找到如此完整的一頁，實際遠超過魏氏和他的工作人員意想之外，世界上僅有一個地方——巴勒斯坦——曾經發現與所謂「周口店上洞人」同期的遺跡。

魏氏開始他的研究，有更驚人的結果產生，看來幾乎是難以理解的。那老頭子的頭骨頗像歐洲人，當然是指初期歐洲人。再看那女人中之一，頭顱是窄窄的，很像黑色美拉尼西亞人，有一個特徵直使人類學家驚訝，女人的前額上現出一個寬而淺圓狀的低陷，這痕跡與她致命的打擊是絕對無關的，但與今日有些地方人們用帶子束在前額上背重東西所造成前額低陷的痕跡情形相同。

雖然有若干問題懸置未解，這些女人顯出清楚的特徵，類似現代的愛斯基摩人。

在中國一個山邊的洞裡，居然找到一個歐洲型的，一個美拉尼西亞型的，一個愛斯基摩型的同置身於一處，眞使魏氏大爲驚奇了。



經過長期的研究與探討，這位人類學家大胆的作一個假設，認爲即使人類進化的早期，人類已經分爲不同的種族了，就像「北京人」之與「爪哇人」的分岐一樣，他想當初只是在主級種族上如此，以後各主級種族各自演變再分爲次級種族。魏氏說：如果這想法屬實，則在一家裡有三「種族」型態的同時出現，就比較容易解釋了。

更難解決的問題將是所謂「上洞人」與「中國原人」間的關係，這顯然不同的兩種人相隔僅是幾呎遠，但年代相差甚遠，魏氏就以爲數有限的觀察，大胆的給予假定，上洞裡老頭子的下臼齒是與中國原人頗爲類似，而這種齒型在現代人種裡是很少見的。

實際上不僅是一個假設而已，甚至依上洞裡三個不同人種奇異的聚在一起的現象也可能幫助決解另一項科學上久懸未解問題。

因爲在美洲的印地安人的原始形態裡，偶然會發現頗有類似澳洲人或美拉尼西亞人的情形。爲解決這個異象，有些專家猜想，印地安人可能自美拉尼西亞甚至西伯利亞東部遷移到美洲去，可是就在周口店的上洞人裡面，剛剛有和美洲發現的同樣情形出現，假若這些人中有此種情形出現，可能有亞洲直接遷移到美洲，不必再作來自澳洲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空想了。

回想自民國十年，則丹斯基博士由周口店山上找到兩顆牙齒算起，研究的路子是越走越遠大越廣濶了。接着將人類種族的根源追溯到近於原始的開端，更由這些發現中看出多久以前有些種族上的基本分岐的現象。

當魏氏進行周口店發現的科學研究時，龍骨山新找到化石還是不停的湧來，到民國三十年，研究室內已保留了四十名以上「中國原人」個體的化石。

當時中國境內日本鬼子，造成時局情況越來越劣化了，時常有日本軍

隊在華北騷動，等到十一、十二月間，生活於風雨中心的人們不會再漠視這個徵候了。

那時魏氏因事回歐洲，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氏設法使人到協和醫學院去看院長侯頓，商討要把有關無價之寶的「北京人」標本運往安全處所，翁氏是這些古物的法定保管人，深怕日軍侵入北平時，遭致搶携，不得不預謀安全之計。

侯頓院長當時有些猶豫，因此問北平美國駐華大使館裡的海軍艦隊司令亞休斯特上校 Colonel William .W. Ashurst 是否可將「北京人」等標本送往即使駐往美國的艦隊，保存於美國。

侯頓院長親手拿了這個標本——實際只是幾個能用手拿的裝有「北京人」頭骨的大玻璃瓶，特別標明爲「高級機密」，雖然在這十分忙亂中離開，上校親自將這「寶物」裝置在他的專用箱裡，與大使館其他最機要文件放在一起。

十二月五日早晨五點鐘，經海軍專用火車帶着「北京人」的遺骨自北平開出，這時需要經日本統制的北寧鐵路到達秦皇島，準備到秦皇島上美國郵船「哈立遜總統號」，這隻船本擬自上海北駛。

預定接運計劃未能達成，因爲十二月七號日本偷襲珍珠港，全面戰爭一下就掠到遠東。

「哈立遜總統號」郵船爲免被日軍扣俘起見，遂停舶於長江口外，未到上海，當然也未到秦皇島來，於是在秦皇島的美國海軍專用火車，帶着稀世的寶物和護送的兵士們，都被日軍所截獲了。

當時所發生的情形爲謠言及戰時的紊亂所籠罩，只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自那天起「北京人」的遺跡完全失蹤了！雖經過三個國家的努力搜尋，這寶物自我們這世界上消失了，正像它藏在周口店龍骨山裡的若干若干世紀中一樣。

有一個說法是，日本鬼子把火車上所有的箱子都搬到一隻小船上，預備運到停泊在塘沽的一隻運輸艦上，這支小船沉掉了，「北京人」的遺跡或被海水冲走，或沉到海裡去了。

另外一種說法是日本鬼子搶了火車上的東西，不認得「北京人」的價值，可能隨手扔掉了，那就不知所終了。

護運火車的九名美國海軍士兵後來回到北平，與其他二百五十名海軍和海軍司令亞休斯特上校被俘，送到日本的戰犯營裡去。

由各方面的消息，亞休特斯上校曉得當時日本鬼子多少次上那輛火車來搜查軍火，他說：「很可能看到這遺物認爲無用，隨手丟掉了，他們也許把它看作食品罐頭，日本人是不吃美國東西的，所以見了就從火車上丟棄不要了。『北京人』的遺跡一定會使人看成這樣的，即使我自己也不認得是些什麼東西。」現在這位上校已經是退休的準將，住在美國南部。

看來像是日本鬼子並沒有將這無法補償的古跡運往東京，戰後美國遠東司令部處理侵略財物小組，曾向日本方面搜查，自周口店運去的若干箱石器曾見於東京帝國大學，但那是發現「北京人」很久以後才運去的。

盟軍聯合總部的科學顧問輝特莫博士當時指揮在日本搜找「北京人」的工作，曾說：「我相信我們在東京找到的，只是日本人自己從中國帶到日本去的，不是以前美國自北平運到秦皇島的那一批東西，他們有一個搶掠中國財物的清單，自然，當初編製這些清單並不是預備給我們看的，我們從頭到尾，將全部有關考古方面的單子都查過了。」

戰時的日本鬼子在中國也在找「北京人」，他們進了北平不久就遍搜這希世之寶與其他北平的珍寶一樣，曾到協和醫學院及美國駐華大使館以細梳詳審的話語查問，彼時的中國醫藥協會的秘書皮爾斯女士 Miss Agnes Pierce 在追記上說：「他們曉得要找什麼，並且知道『北京人』的遺骨過去是在北平的，協和醫學院的監督被帶往兵營扣押並審問了五天。」皮女士又記當時的談話：「假若他們要在北平尋找最顯著的線索，那麼他們到秦皇島的火車上去找，我們是什麼都不曉得的。」

民國四十年的夏天，「北京人」的發現人裴文中發表談話，罵美國偷了稀世之寶的「北京人」，中共的報紙借此大寫特罵。又於民國四十一年上半年，中共的中國人類學會主席楊鐘健又罵說：「所謂遺失的『北京人』骨骸，實際存放在美國紐約的自然史博物院裡。」

這博物院人類學部門的主席夏皮露博士 Dr. H rry L. Shapiro 對這番責罵回答說：「這只是中共例行的反美宣傳技倆，博物院裡只有石膏做的『北京人』頭骨與其他骨骼的複製品，那是魏氏送給許多博物舘及各專門機構作參考的，現在還有將近二十個這種複製品仍陳列於該院的人類進行舘。」

「北京人」的命運依然是國際間的一個大謎，從人類早期混沌歲月的濃厚陰影中漸顯現於我們這個世界，使我們認識，而經過混亂的戰禍又完全的失蹤了——這是「北京人」一個奇特而又無法捉摸的結束。

魏氏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不能再回到北平，於是就加入了美國的博物院工作，他在那裡完成了他的巨著「中國北京人原人頭骨之研究」，「原始近似人類頭骨之比較研究」，還有關孔尼施瓦德博士 Dr. Koni-gwald 找到的「爪哇巨人」的共同報告等，雖然他在民國三十六年間發覺自己有心臟病，但堅持每天要在博物院中工作幾個鐘頭，終於在同年七月十一日逝世。